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立斋遗文

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案立斋遗文五卷明邹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乡试第一时万安方倚内官怙权智上公交车时道过王恕即立志欲发其奸丁未成进士改庶吉士会星变遂上疏击安及刘吉尹直三大学士及中官虽留中不报而奸党衔之次骨反借他事罗织下诏狱将拟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谪广东石城千户所吏目卒于官年仅二十六详具明史本传金祺作智墓志称所著有立斋集藏于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诗第二首后有其友人顺德知县吴廷举附注记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又附载寄吴献臣一书失其姓名论刻集及作序事则集为廷举所编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县训导李廷梁序称旧板佚阙按台李公芳麓重梓盖天启乙丑所刻也凡奏疏一卷杂文三卷诗一卷智疏劾权奸直声动天下于君国之间纏绵笃摯至死不忘无一毫怨尤之意其辞朝诗有云云韶声静拜彤墀转觉婵媛不自持罪大故应诛两观网疎犹得窜三危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竟何悲与明时台諫务以矫激沽名者相去万万故诗文多发于至性不假修饰之功虽间伤朴遯而直气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立斋遗文原序

邹智字汝愚别号立斋又号秋困蜀之合州人卒年二十有六先领四川乡试第一次举进士授翰林庶吉士适成化丁未正上龙飞諒阴之始偶值星变智伏阙上疏力陈是皆大臣不职阉宦弄权所致劝上修德用贤以消天变言甚切直于是中外权奸怨入骨髓阴嗾台官检劾煅炼成狱竟以身免谪檄于广之石城所吏目遂至窜死天下闻而哀之遗有奏议书启诗文若干萃成一帙昔已刊刻传世观者靡不敬重爱慕若见先生面目奈岁久板缺多所不全复承按台李公芳麓重梓又已损失不佞幸生先生故里中幼借馆先生祠堂肄业朝夕覩庙貌森严生气凜凜敬服先生慷慨忠爱极身无二追思六经之言皆古圣贤道德仁义彪炳之征惟得天地正直之气化者乃能与天地相为悠久先

生惟知人臣之义一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故知有吾君而何惧有权幸知有宗社生灵大计而奚恤夫身家故其理明其气劲所以陈说是非利害豪无避讳绝无濡忍而又毅然奋发如决河堤以灌梁宋之墟如操严刃以搏猛虎无敢婴其锋者或又谓其才识亚于贾谊而规模次第过之其忠款几于屈原而无怨诽悲吟之态其志节类乎陈亮而不事豪侠而又根据义理提挈纲领以为之宗亦可谓知先生矣然而先生得传于世者此也其有光于史册者亦此也自有宋诸儒没正学失传大义不明自先生出而世道赖以维持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使假之数年忠荃更深造诣愈大岂非斯世斯民之福哉而先生不幸死矣可无媿于人臣之义而其不朽之道脉不磨之精光虽死犹生矣此固先生之能与天地同贞观者也诘得以常人之修短论先生哉说者又谓先生上疏似早当异日为大冢宰极论天下军民利病而天下军民受赐多矣夫先生之上疏也祇知人臣事君以忠耳初何计夫早暮若必待冢宰方言则当是时天已垂象以警戒人主而中外大小之臣漫不为怪而不言使先生亦弗言则人主必视天变为泛常漠然不加修省不统之乎弃天玩天也哉先生见诸大小之臣含默熟视故不敢不详言之耳一言而阴阳之分明一言而贤奸之品定先生又何不可言及观辞朝诗云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又韵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等语愈知先生忠君爱国出于天性见于言表虽食息梦寐中有欲言之不尽者向使天下太平无事果如先生意愿又何乐乎有是言也哉

天启五年孟夏什邡县儒学训导李廷梁序

●钦定四库全书

立斋遗文卷一

（明）邹智

撰

○奏疏

弘治丁未应诏封事

庶吉士臣邹智谨奏为扶阳抑阴以回天变事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飞流起西北亘东南光芒烛地蜿蜒如龙蛇人马辟易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臣窃惟陛下即位以来慷慨奋发恭俭勤劳摈斥宦官黜远左道根究浮费裁抑冗员痛惩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兽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罢行几无遗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云昭回乎霄汉之表今变异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复思之无乃阴之当消者未消阳之当长者未长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犹有所未至与不然龙飞虎变之初青天白日之下岂宜如此之变异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变必书朱子修纲目凡星变必书所以垂万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圣朱子而非大贤则其书之也疑亦无谓使其达天人之理则岂可不为寒心也哉伏读诏书内一款天下大小衙门政务如有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臣有以见陛下知前日登极诏书为奸臣所误阻

塞言路物论嚣然故复下此条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而曰利所当兴弊所当革不曰许诸人直言无隐而曰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广矣然欲兴天下之利当求利之所以兴欲革天下之弊当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大衙门始臣请遡流而源为陛下陈之惟陛下虚心以听夫内阁者天下之大衙门也以内阁之利言之莫利于君子以内阁之弊言之莫弊于小人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不得已君子不进欲利之兴也不可不得已此理势之自然也窃照少师万安持禄怙宠殊无厌足少保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全无廉耻世之所谓小人也陛下留之则君德必不能辅朝政必不能修纪纲必坏风俗必偷天下之贤必有所观望而不敢来天下之邪必有所盘结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苍生此弊所当革者也臣愿陛下讽之再辞以全其体给之余禄以饱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劳则天下之弊无不革矣再照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托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寢大奸北直隶巡抚右副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世之所谓君子也陛下用之则君德必为之开明朝政必为之清肃纪纲必振风俗必淳天下之贤必拔茅而来天下之邪必望风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苍生此利所当兴者也臣愿陛下予之安车以优其礼赐之手诏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蕴则天下之利无不兴矣然君子之所以不进小人之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大抵宦官之权重也汉元帝尝任萧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显则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尝任陈俊卿刘珙矣一间于陈源甘昇则不得以尽其才李林甫牛仙客与高力士相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经贾似道丁大全与董宋臣相为表里而理宗之国势不振自古君子小人进退之几未尝不决于此曹之盛衰也臣愿陛下鉴其所既往谨其所未来大张英断总揽天纲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为法凡所以任内阁者一以太宗文皇帝为法则君子可进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于一矣陛下聪明冠绝百王神武震惊六合岂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纲哉然而一操一纵之间卒无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讲也心者人之神明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者也但其所发不能无天理人欲之异耳发于天理则耳自然聪目自然明言自然当理动自然中节可以对越上帝而无愧何宦官之能惑发于人欲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仪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饮易牙之味或得以饱吾之嗛白台閭须之美夹林兰台之乐或得以荡吾之目彼必投闲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术于不知不觉之中虽有聪明神武之资亦将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进君子退小人兴天下之利革天下之正天下之衙门岂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后深居法宫其心之发于天理与臣不得而知也发于人欲与臣不得而知也或天理人欲交战于胸中与臣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点检自省察果天理耶则敬以养之如芝兰之必生果人欲耶则敬以克之如荆棘之必尽则静与天俱动与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盖以君子对小人言之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以羣臣对宦官言之羣臣为阳宦官为阴以天理对人欲言之天理为阳人欲为阴所谓阳者当力扶之使之日长所谓阴者当痛抑之使之日消阳日以长

阴日以消则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岂特天变之可弭而已哉臣又闻今日中外之论有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者臣请论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亲事亲也如事天天者理而已矣在理当如此则行之在理不当如此则止之一行一止悉顺乎理而我无与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亲也岂有违天而可谓之孝哉孔子之言盖推孝子不忍之心至于如此其所谓无改者正指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当改而三年之间关系重大势又不得不改者自当汲汲改之以为前人光岂必拘拘于形迹之间哉古之圣帝明王莫如尧舜史臣赞舜之德曰重华协于帝宜其无一事不合于尧矣今以书考之舜去四凶尧之所未去也舜举十六相尧之所未举也舜之所以协尧者一顺乎理而已舜之心岂异于尧之心哉苟徒泥圣人之言而不会其言外之意则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摈斥左道亦不必黜逐浮费亦不必根究冗员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惩珍禽奇兽亦不必大放是诚何理也哉臣愿陛下不惑于浮言不拘于浅见凡所以事先皇帝者一以事天为法可也臣三尺微命一介书生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危顾以天变赫然可畏如此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熟视无一人敢为陛下言之是人心天理可磨灭也天经地义可渐尽也天下以为何如后世以为何如四夷以为何如臣之痛心实在于此昔朱云以槐里令而论安昌侯张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论大将军王凤孝宗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以闻而朱熹极论其故以为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諫诤之臣皆失其职而左右近习之臣阴执独断之柄也臣虽不肖蒙先皇帝采取收拾作养翰林固非一令一尉之比岂敢泛泛若水中之鳧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惟陛下为太祖二十年艰难辛苦之业千万世弘大灵长之统一留意焉则天下幸甚臣不胜畏天命悲人穷之至为此具本亲赍谨具奏闻伏候勅旨

弘治庚申拾遗

翰林院庶吉士臣邹智谨奏为钦崇天道事臣闻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是皆天理之当然非有所为而为之也顷者上天垂戒以警动我国家山上无云地下无雨以時計之自正月至于五月以地计之自北方至于南方亦不可谓天地之小变矣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熟视无一人肯动一舌画一计为陛下纾一分忧者君臣之义弃之如瓦砾然世道悠悠一至于此可胜叹哉尚頼陛下克谨天戒不遑寧处下修政之令出罪己之言纶音朝发于九重甘雨夕施于四野天人交感信不可诬然臣于此方且为陛下忧而未敢以为陛下贺也何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也子有过父怒之为之子者忧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释其父之怒矣然犹未能改过迁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欢心以成大孝于天下而恃父之爱遽肆然于家庭之间为之厮养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劝其主以为长久计视其主之忧不忧乐不乐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长此不已日复一日则父之所以爱之者又将转而为怒矣天天下之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厮养也今陛下方释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又不能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为陛下长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当言者不胜其众臣筮仕未久识练未深不敢毛举以稽圣听请独以今日之急务为陛下陈之惟陛下虚心留听焉

一曰任宰相以亮天工臣闻体元者人君之职调元者宰相之事宰相之不可不任不待智者而后能知也陛下之于宰相有阙必备有事必咨有殊恩异数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进退一人处分一军国重事往往出自内批名为陛下之独断其实一二小人者阴执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任则不疑疑则不任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岂不欲推诚以待物哉臣窃意其进身之初多出于私门不由于正路既有以致陛下之厌薄矣至于议事之时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佻佻倪倪若不敢然甘于模棱恬于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者明白果决足以了事此陛下所以一任之一疑之也臣窃以为过矣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竦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黜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擢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愿陛下尽体元之职重调元之任孰为夏竦吾黜之孰为吕夷简吾容之孰为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凡宫府中之事无一不属其统领退朝之后召致便殿或赐坐或赐茶或给笔札使条陈治国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参错其间则天工于是乎亮矣

二曰选谏官以开天听臣闻天下之事惟宰相得以行之惟谏官得以言之谏官虽卑与宰相等苟非其人曷足以称厥职哉宋神宗将定官制谓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古人慎重谏官有如此者今之谏官以躯体魁梧为美以应对捷给为贤以簿书刑狱为职业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穷羣居终日迹若■〈与鸟〉■〈斯鸟〉间有以忠义激之者则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祸谪随之其谁吾听呜呼既不尽言以称其职而复引咎以归于君有人心者何忍为此而陛下亦安用之臣愿陛下罢黜浮沉之輩广求风节之臣或令对仗弹诋或令入阁参议或请对或轮对或非时召对接之以温颜款之以厚语使得展尽底蕴无少顾忌言有可采则次第施行如不可采亦曲加优容而不之罪则天听于是乎开矣

三曰收人望以协天心臣闻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寝谋正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国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后任也哉其所以不乐于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于公室而不利私家故小人巧为谗间以中伤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书王恕元勲硕德撑拄天地顾削其爵而投之于桑梓之墟监察御史强珍忠肝义胆贯铸金石顾褫其权而置之田野之间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刚方张吉之纯雅或落之于空山或踈之于部或窜之于蛮烟瘴雨之乡使其向日之诚技痒于中而不得以一遂此岂天所以生贤之本心哉臣愿陛下饰王恕之蒲轮驾强珍之驄马将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尽其平生以图来效则天心于是乎协矣

四曰复祖宪以正天纲臣闻范祖禹有言自古国家之败未有不由轻变祖宗之旧也创

业之君其得之也难故其防患也深其虑之也远故其立法也密后世虽有聪明才智之君独出羣臣之表然终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监前古之迹识祸乱之原凡寺人之徒惟给事扫除之役不与一髮之政神谋雄断诚万世圣子神孙不易之法也顷年以来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此曹之手内倚为之相外倚为之将十三布政司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宫禁镇国永昌等倚之以结怨于军民其它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及尤有不可胜言者欧阳修曰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愿陛下以宰相为股肱以諫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然后深思极虑定宗社生灵长久之计则天纲于是乎正矣右臣前所陈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务而不可少缓者然深究其本则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此万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圣质高明圣学深邃岂不致力于明理之学而奚假于臣言哉然窃闻之侍臣之进讲也指某章为某书训某字为某义殊无反复论辨之功陛下之听讲也每岁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无从容启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应事臣不信也臣愿陛下揅难穷之义理惜易过之春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会之于心体之于身一岁之间无一月之不然一月之间无一日之不然则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去矣岂特四事之举而已哉臣闻言切直而不用则身危不切直则不足以明道臣知急于明道固不暇于恤身惟陛下为太祖十五年艰难辛苦之业一留意焉则万世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恐惧待罪之至

立斋遗文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立斋遗文卷二

（明）邹智

撰

○序 记 赞 铭 跋 杂着 策问（代秦东甯作）

赏雪诗序

雪可赏乎曰可曰雪降于天者也奚赏为曰无雪则无年无年则天下忧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有雪则有年有年则天下乐天下皆乐吾独得不乐然则赏之也亦宜赏之何以乎曰赏之以琴雪瀚而未拂赏之以酒雪冻而未开赏之以鹤氈雪重而未披赏之以龙团雪侵而未破不如赏之以诗诗可以忧可以乐可以寿诸不朽也予非能诗者姑叙其大意如此以引诸诗人之兴

拟送友人奉诏使安南序

天以我明克肖其德乃大降显休命于我高皇帝帝王正统始有所归维时安南廸知上帝命首执壤奠以修臣职高皇帝嘉之遣使报诰着为国典今天子奉纯皇帝遗诏嗣无疆大厯服按图数贡遣使颁诏于安南大臣以翰林院侍讲刘公戡闻天子曰可其赐一品服公遂拜命以行予惟圣主之御外藩也以文德不以武威贤臣之出使也以节义不

以文章我天子上体干元下体坤元黜奸如脱距进贤如拔茅从諫如转圜凡所以建极道民者惟高皇帝成宪是式而纪元歲运又寔符于建国之初英声茂实固已震扬乎冰天炎海之外矣何俟于武威公侍从近臣雍容朝著论思献纳素有补于先朝今也恭承简命为天子万年第一使当必澡雪精神振起其平生之节义以称任使岂徒拘拘文章小技以事夸大者哉昔欧阳文忠公使辽辽人待之甚盛曰以卿名重故尔夫文忠之名之重之耸动遐迩不待使而可知也然窃意其入辽之时一话一言一作一止一辞一受必以节义为大闲使辽之君臣望之而敬即之而亲夫然后信之而不敢疑也不然重于前日者能保其不轻于今日乎比来出使者短章大篇动成卷帙直欲与外国争为长雄而于节义漫不加之意惧非所以全天朝之体重天王之命也故于公之行也重为公告之

送掌教方先生考满序

古者内设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设方伯连帅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守宰之任非独使庶民安于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而已必将宣明教化敦厚风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然后为王化之成是以考亭之守南康也均赋役平诉讼恤疲劳亦既竭心思矣而必尊崇浑厚端良刚毅方正之士如黄知録施学正李进士之流以为学宫之师盖古之君子其右文教左吏术而不苟于职业也类如此东筦为国在中土东南万里炎天瘴海之外簿书期会之繁往往有倍蓰什伯于他国者愚又以散朽之才偃然位置于吏民之上夜寐夙兴应文逃责之不暇况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仰助后王降德之意乎独幸学宫之中二三师长风厉作代秦东筦作成于上吾民父兄子弟观感兴起于下故虽以愚之散朽肆情于种花制锦之间而反得以坐致夫教化之宣明风俗之敦厚人材之蕃衍而硕大者二三师长之惠也今掌教方君以九载之期将之京师考绩于太宰氏则愚情之所不禁岂独春水碧波春草碧坡而已邪柳子有言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故独书其中心之所独幸而人不及知者以遗之以为考某君之绩者考诸愚之言焉其亦足以征矣君名某

送太史梁先生入朝序

人有恒言皆曰人臣以近君为荣其言似也而未知其所以荣也治天下犹沃焦釜也急遽而沃之其焦也自如善沃者以渐润之而已矣天下之大不能以口润也必先自润其身润其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荀子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近则日润而不自知也人臣之切于人主者二曰諫臣曰侍臣諫臣者有时而近者也侍臣者无时而遽者也諫臣者规君之过者也侍臣者养君之德者也是故諫臣之用力也贵于几侍臣之用力也贵于豫人臣有分职无分心心在人主而已矣自人主而言之用力于几者不若用力于豫者之为纯全而无缺漏也用力于豫非深于道有至焉者其孰能与于此哉夫深于道而至焉者古亦有之矣而世与我而相遗者往往而是也以深于道之人得近臣之位润其君以润天下天下阴受其润而不知其荣也不亦大乎自夫頤中之有物也卒未有以噬之而

又能以自嗑也于是法从之英乃或以文字润其职而近亦有时而遠矣近臣之设岂端使然哉南海梁叔厚先生尝自史馆入侍青宫以旦夕承弼今上近臣之中此又其近者也先生为人简重未尝告其所以近吾君者如何人亦莫之知也以智觐之先生其得润之体者欤蓋智之见先生三其始见之于丁未其后见之于己酉皆再见而已今年奉都府檄往来南海中则见先生为最勤其见之初亦无以甚异于人人也惟既见之后躁者为之静焉疎者为之密焉枯者为之達焉流者为之回焉泓衍而局促者为之沉着而舒迟焉去愈久而思愈深非惟智不自知虽先生亦莫之知也以是觐之则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所以潜移而默运之者岂人所及知哉今以忧苦之余万里祇见劳问有锡登庸有迁先生之近君蓋有加而无已也夫身愈近则望愈崇望愈崇则责愈重先生将取于前日而足耶抑有所盈虚消息于其间也传曰河润九里海润百里前日之润河而已可也今日之润不有大于海者焉其何以沃吾君之心慰吾人之望而塞天下之责也哉先生行时县大夫吳君献臣帅其县之達官贵士饯之鉴江之湄取古絕句诗分韵赋之以识别韵穷矣乃以其序见属且曰序其意不序其诗可也于是推原近臣所以有功于天下者以为先生献而求是正焉若夫犯輶长道掺袪为别非所施于君子长者之前也

送提学潘先生副宪陝西序

成化二十三年今天子嗣无疆大厯服进贤如拔茅黜奸如脱距从谏如转丸凡所以弘祖宗之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四川提学僉事金华潘静虚先生上疏请勤圣学以端治本天子嘉纳之寻升副使乃提学于陝西四川之士衣被先生之教寓京师者各有言以献智之受知于先生也最深又非他门人之比固不敢犯亦不敢隐请以古人之已然者请教于先生智闻胡安定公宋之名儒也其上疏也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其提学也曰谨按圣门设科成周贡士皆以德行为先文艺为下臣当以此仰奉明诏告君而本于圣学造士而本于德行斯二者皆天理之当然而不可易者也先生前日之上疏也既得文定公告君之体今日之提学也又适文定公造士之职曷亦重德行轻文艺拔士风之浇而反之淳乎或谓古之德行不可行于今亦犹今之文艺不可行于古是大不然德也者得之于心之谓也行也者行之于身之谓也使人而无心也则可以无德使人而无身也则可以无行不然何古之不可及乎且夫天子之诏先生也天语叮咛无非德行之为重文艺特其余耳今欲抑此而伸彼岂惟非古之意抑非天子之意也先生始以严律蜀之士蜀之士畏威而化者半弱终以寬待蜀之士蜀之士感恩而化者半强六年之间駸駸乎德行之趋而无复浮华巧丽之习若更迟之以年则丕变矣此又先生之自试者也先生以为何如

瑞粟记

余领荐之明日葵心轩宋公示余一图亟取而阅之则瑞粟也其一本差大凡十穗其一本次凡四穗其一本减十之半而强四之一于乎休哉于乎休哉夫和则同不和则独物之情也粟之穗本止于一而今也至于四至于五至于十岂偶然也哉蓋我贤王能丕式

我圣皇之心而无不和所以形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之也尝记洪武间有以嘉瓜进者太祖曰尽天地间时和年丰乃王者之祯嘉瓜何与观斯粟也可谓和之极而丰之奇矣不曰王者之祯何哉书生不能自己之忠愿贤王益和厥心永保天地之和譬之宗子然常为父所喜则三蜀幸甚虽然旦夕承弼以成其美于君者家相责也宋公以为何如勤政堂记

弘治改元今天子新服厥命政亦维新开早讲晚讲以探其原复午朝晚朝以成其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丕承无疆之休盖法天之健也维时公勤于论道孤勤于弘化卿勤于分职史官勤于史諫官勤于谏十有二牧勤于承流宣化数十年因循废弛之政一切振举盖法上之健也某州牧某既勤其政以祇若上意矣又作勤政两大字榜其居常聽政之堂以寿诸不朽而属予以记在易泰之九二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泰将极而否欲来当艰贞以保之不当恤其孚也我国家重熙累洽十纪有奇至于今日朝纲之作者坏士风之朴者浇民财民力之盈者虚骯骯乎泰之九三矣传曰人定者胜天苟徒恤其孚而不思艰贞以保之使城复于隍焉将何以善其后乎此勤政之大意也若夫念终始典于勤则存乎其人焉耳矣

张留侯赞

为臣致忠为子致孝人之立身此其大较本心一放如炎如焚子遗其父臣后其君惟文成侯亲扶赤帝忠复两讎孝通五世天下既定乃游太空清风峻节与世无穷

诸葛武侯赞

人有恒言皆曰义利义根于天匪利可二孟轲既没此道不明天下之人惟利是征猗欤武侯卓有高致自其读书独观大义静以义卷动以义舒顺以义抚逆以义诛外无余财内无余帛一夫有死曰予之责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元恶未梟曰臣之罪人之有过孰不掩之侯惟不知知则改之人之有技孰不妬之侯惟不闻闻则聚之将星荧荧自天而坠大义虽明竟莫之遂万古在后千古在前青天白日高山大川

狄梁公赞

身列伪朝心注王室力可能中不可能知可及愚不可及

笔铭

曰元銳尔惟管城侯毋惑毋荒惟程之敬毋偏毋陂惟柳之正尔惟慎哉

墨铭

曰元光尔惟松滋侯■〈石翟〉然而刚尔质之良莹然而光尔文之彰尔惟懋哉

砚铭

曰元默尔惟石乡侯流而不息可以成川静而不动可以为山尔惟勗哉

居庸關铭（有序）

居庸關本秦居庸徒之地自石晋没于辽以迄于金元四百年矣我太祖高皇帝自南极出师北极此险始为国家有太宗文皇帝自南京定都北京此险始为国家重余若永平

山海白羊紫荆诸關虽皆国之藩篱然未有若此關之险之最也愚尝闻之唐之时突厥为最强及李世绩为将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世绩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是唐之所以服遠者在将不在险也宋之时辽为最强及司马光为相辽人戒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无生事以开边衅是宋之所以服遠者在相不在险也虞之时三苗恃险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是舜之所以服遠者在德不在险也然则居庸虽险岂国之所当恃乎虽然德以本之险以居之相以经其中将以纬其外险固不可恃而亦不可无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關之设盖取诸坎云铭曰

北极有闕寔惟居庸天造地设畀我祖宗天险在上地险在下百二十年承天之嘏帝凝骏命文德诞敷辟干闾坤与舜为徒相臣如龙将臣如虎亦既守之永镇千古

跋钓鱼城志后

予尝观天下之大势矣立国于北者恃黄河之险立国于南者恃长江之险而蜀实江之上游也敌人有蜀则舟师可自蜀浮江而下而长江之险敌人与我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于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岂非有见于此与冉氏兄弟受知余玠而首画城钓鱼之策王坚张瑄且战且守至死不渝岂非有见于此与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呜呼当兹城之城也宋无西顾之忧无东下之路使贾似道能用汪立信之策陈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与上游齐奋内郡与外郡并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时不齐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愤

书江西陈大叅赠其从子诗后

江西少方伯厚庵陈公为政之明年当献士于朝公之从子大经纶之适应江西聘来司考校凡十有六日而事毕纶之始得执滫瀡之养侍公于薇垣之私第又十又六日而纶之始以去请公不聽而纶之有京师之行势不可复留也则燕之滕王阁以送之自为诗一章俾侍史歌于大江之濱而属智识其后智尝读韩退之河之水诗见退之所以念乎老成者甚至退之尝谓老成醇谨以文为韩氏良子弟其念之也则宜纶之以明经中南畿乡试式分教于陈举足吐辞学者传以为法两司考校皆以明以公见重于人人而纶之方且养根蔕实加膏希光期所以进于高明广大之域非特为陈氏良子弟而已故公之爱纶之也不减于老成然退之在河老成在海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而陈实中原距江西不过三千里音问往往相望于道故退之之诗出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余而公之诗隐然有温厚和平之气皆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至于推本先世以来积善余庆而期共相保于无穷又纶之所当籍记而佩服者诗云乎哉纶之行时智以罪谪官雷州道出豫章城下故得公之教读公之诗而羈病之余学殖荒落漫不知所以应公命纶之过蘊直亭见明之秋官将谓智离羣而索居也久矣

问大学之教以格物为先宋儒之论悉矣其论格物之始曰但立诚意以格之又曰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信斯言也是诚意正心又在格物之先也岂其然乎

问孟子曰人之性善朱子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今为风俗之论者曰某郡某邑之民善而治之也易某郡某邑之民恶而治之也难而所谓难者吾邑亦在其中然则孟子朱子之说非欤若曰人之性本善而无恶也所以治之者本易而无难也孟子朱子之言是也则请闻所以治之之要

问汉高帝之废太子也周昌强諫于前叔孙通巽諫于后帝皆未之聽也吕后用留侯之计招致四老人羽翼之而高帝卒不能违汉之国本所以翕然而一定者留侯之力也朱子纲目详陈留侯之事备载胡氏之言取之也审矣及其辨鸿鹄之歌也又谓留侯不为汉家社稷谋而深有感于四老安刘反灭刘之诗是果自相背戾而朱子未之定邪抑亦互相发明而读者未之思也

问昔之论兵者曰兵形象水言随地而制流也此特论其变耳至于立国之大纲经世之大畧则亦有一定而不易者苟筭不熟于庙堂而欲恃一将之智以为命其不至于误国者几希理宗之季元师日侵宋祚奄奄不絕如线汪立信献策于贾似道请以五十万人守七千里之江其言甚备似道不用以至于亡元师之渡江者亦敬服之曰南朝用其策吾不得至此矣以愚策之当时精兵止有五十万人若尽出之江干则都城之守必虚矣使元收合其诸道之兵并力于一而直捣其虚上流下流策应不及其亡也可立而待也诸君子设以身处其地而为之谋如之何可以万全

问范仲淹变法于庆历百世以为宜王安石变法于熙宁百世以为病究其所以然

问伊川曰我之道与明道同晦翁亦以为然凡引用二先生之言不复别以伯子叔子之号以今观之明道浑融伊川严毅明道纯粹伊川缜密明道之言超迈伊川之言确实安在其为同邪

问人之为学各以其心之所欲为主学射者欲射学御者欲御学织者欲织学种者欲食学科举者欲仕也古之人所以惟日孜孜毙而后已者所学何事乎

立斋遗文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立斋遗文卷三

（明）邹智

撰

○行状 吊文

叙罗一峯先生事状

一峯先生讳伦字彝正姓罗氏吉之永丰人中成化二年进士第一入翰林为修撰时朝廷援杨溥故事起复大学士李公贤先生亲诣公第力劝其不可既而公竟起复乃抗疏言先王制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诚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为人子者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远举请以宋言之仁宗尝以故事起复

富弼矣富弼辞之曰何必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当据礼经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从其请孝宗尝以故事起复刘珙矣珙之辞曰身在草土之中国无门庭之寇难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孝宗卒允其辞此二臣者未尝徇当代之故事以苟从其君此二君者未尝徇当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然而功泽加于当时声名垂于后世史笔侈之以为盛事士夫诵之以为美谈此无他君能使臣孝于其亲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后史嵩之起复为丞相贾似道起复为平章陈宜中起复为宰相刘黻起复为执政此数君者未尝不以故事起其臣此数臣者未尝不以故事从其君然而生灵以之困社稷以之倾貽祸于当时遗臭于后世此无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亲臣无孝可移以忠其君也殷鉴不遠在夏后之世愿陛下以宋为鉴使贤尽孝于亲为万世之大臣陛下以礼处臣为万世之大君若欲任以天下之事不专门内之私则贤身虽不可起口则可言宜降温诏俾如刘珙不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使贤于天下之事知之则必言言之则必尽陛下于贤之言闻之则必行行之则必力则贤虽不起复犹起复也使贤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隐陛下于贤之言闻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则贤虽起复犹不起复也陛下毋谓庙堂无贤臣庶臣无贤士君孟也臣水也孟方则水随以方孟圆则水随以圆君好諫则臣随以直君好谀则臣随以佞臣直则忤旨多忤旨多则恶心生恶心生则禄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谁肯不保其禄不安其身乎臣佞则顺旨多顺旨多则爱心生爱心生则宠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谁肯不固其宠不安其位乎陛下诚能于退朝之余清闲之燕畧崇高贵重之势亲直谅博洽之士开怀访纳降礼尊延讲圣学之要究为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访人才之贤否论政事之得失明道术之邪正考古今之治乱咨边防之缓急舍一己之见而以众人之见为见舍一己之知而以众人之知为知顺旨之言则察而逐之使贡谀保宠者无以自容忤旨之言则容而受之使输忠为国者得以自尽则贤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羣策毕陈众贤毕用又何必拘先朝之故事违先王之礼法损大臣之全节亏圣明之清化而后天下可治哉且妇于舅姑丧亦三年孙于祖父母礼有期服夺情止于夫初无与于妻起复止于父初无与其子今舍馆如故妻孥不动将以号于天下曰本欲终丧朝廷不许虽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报岂拟至于此哉为人子者所以报其亲之心岂忍至于此哉比年以来朝廷以起复为常典缙绅以夺情为美名利在得恩则匿服以受恩利在得官则匿服以聽选利在迁官则匿服以俟迁利在掇科则匿服以应举利在贪赃则匿服以居任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臣不忍圣明之世风俗之弊纲常之坏一至于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行于天下必先行于大臣愿陛下不惑羣议断自宸衷取回内臣许令李贤依富弼故事终丧依刘珙故事言事则内不失爱亲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其余未起复者并许终制已起复者悉令追丧止夺情之典严匿服之禁朝廷既正则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则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灭谁肯甘心于不孝腼颜于不忠乎疏奏遂落职提举泉州市舶司监察御史杨公琅陈公选相继请留皆不报三年丁亥

召还四年戊子至京师复修撰改南京翰林院供职两月以疾辞不报六年再辞乃得归十四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终于金牛书院之正密堂享年四十有八先生为人不视恶色不聴恶声不耻恶衣恶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见一善人则爱之如祥麟彩凤见一恶人则恶之如封豕长蛇见一饥饿寒冻之人则倾家所有以赈之大率义之所在毅然以必为人之毁誉欢戚事之成败利钝己之生死祸福皆所不顾也先生所交尽一世豪杰之士其语及先生之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遗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肃公遣其部主事倪辅言于李公劝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逊谢而已

杨东里作相时以百官禄薄请令得受皂隶钱自是遂以为例独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观之虽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还时有奏事者辞连先生法当下镇抚司狱镇抚曰罗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谳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饶秉鉴见先生衣单赭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敛而买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怀贤堂祀三陈请先生记先生却之曰尧叟尧咨无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买义田以贍族人进贤令吕升知其力不足也以堂食钱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广东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两请大忠祠记先生许之即日尽散诸族人

一日客来甚早先生固留之饭不知其家无米也夫人乞诸邻得湿粟数升旋炒旋脱之则日已将中矣先生亦旷然不以为意也

窃惟朱子没而正学不明于天下士生其间各以其意之所欲者为学漫不知所以立乎其大者先生起自南服独能以朱子之言为可必信而直行之举世誉之而不知喜举世非之而不知顾终身穷死于长山大谷之间而无怨言如黄河之水决自龙门遇险亦不知止也可谓一世之人豪者矣朱子称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公之前有王文正公鲁肃简公寇忠愍公李文靖公皆表表乎以大节鸣者而振作之功独有待于范公者风之所被者异也先生之于范公浅深疎密非后学所敢议然天下之士闻先生之风者莫不知正学之当尚争相淬砺以趋于善人君子之涂百余年间偷惰颓靡之俗为之一变其有功于名教岂小补哉是以忘其轻易僭窃之罪輒因门人所述者而叙正之以俟立言之君子虽言之无文有所不暇计也顾其它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尚多未备俟搜访有得当续书之谨状

吊刘忠定公文

仰先生之峻节兮自有知为已然登先生之高楼兮适皇后之二年折寒梅以为羞兮挽

飞泉以为酌跼敷衽以陈辞兮冀英魂之可作当金陵之初起兮酿新法以毒世舍大道而不由兮抗邪说而不易辟赫日之张空兮辟红炉以四燔玄冥深潜而遠避兮祝融直入而横犇自熙寧以及崇寧兮蓋屡熄而屡鼓或霞车而虹引兮或鞬颜而■〈革爻〉股羗二惇与二蔡兮独攘臂于其中灌脂束草而从之兮又驾之以飈风当是时也凤何千仞之可翔龙何九渊之可袭江蓠薜芷化而为云烟兮又何有乎植立嗟夫子之凜凜兮抱至诚以无为日月为之干旋兮山川为之护持惟民穷通修短寔予夺于天地兮匪人力之能与苟仰不愧而俯不怍兮夫何忧而何惧汲东海以灌注乎八埏兮岂夫子之不任猛犬狺狺而羣吠兮孰云察夫子之真心进非忘己以为忧兮退非忘世以为乐人心各有所主兮固常情所不能度大矣哉德人之无累兮乘元化以翱翔视万古如一息兮岂知夫蠓蠓之飞扬愚尝怪史臣之私且陋兮求有过于无过谓先生疾恶为太甚兮所以貽好修之祸天下有二道兮曰是是而非非见刖者而欲废天下之屨兮恐与道而相违孰非恶而可除兮孰非德而可立皇皇汲汲犹有所不逮兮敢迂曲而回互今夫人之有重病兮惟良医为可医陇廉与孟姬同宫兮固有盛而有衰三阳进而为泰兮三阴进而为否左九宫而右四凶兮虽尧舜不能以致理天命固难谌兮人事亦靡常惠迪吉而从逆凶兮乃造化之大网方雷霆之震激兮秉大圭而独立岂不知唯唯胜于谔谔兮恐皇輿之败绩悲苍生之不幸兮竟一落而不起使得展布四体以尽其所欲为兮亦何愧乎涑水初余之约吾心兮曰至诚以为归凌虚厉空以驰骋于一世兮古圣贤之所不为志不足以帅气兮频复而频失覩灵芝之煌煌兮唯抚髀而大息昔涑水之设科兮虽先生亦疑其甚易惟笃信而力行兮故卒能贯言行于一致余非不知其可信兮终简默而包羞整冠佩玉以自洁于一旦兮已不胜其汗流慙热羹而吹藿兮非余之志也委厥美以从俗兮亦先生之所弃也驾象輿以度昆仑兮又遍厯乎大荒追翠幢而莫及兮仰视天之茫茫

立斋遗文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立斋遗文卷四

（明）邹智

撰

○书简

上吏部王尚书

智闻古之大臣受主知负人望以天下为己任也必求天下之士与之讲天下之理论天下之事然后能大有为于天下未闻自恃其聪明自保其正直可以赞天下之治也恭惟明公学本六经志在三代德足以镇山岳量足以涵河海忠足以贯金石气足以凌雪霜威足以镇华夷可谓天下第一人矣然明公点检平生所言所行于天下之理果能悉照之而无遗乎于天下之事果能悉处之而无不当乎照之而无遗处之而无不当则以一

人为之也亦宜如使万有一之或遗也万有一之或不当也则何不求天下之士以自辅乎明公之起自西也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非独为明公一身计也天意之开与不开在明公民心之收与不收在明公朝纲之正与不正在明公士风之淳与不淳在明公太祖太宗无疆之休无疆之恤在明公外奸之侧目内奸之切齿羣儿之幸灾乐祸在明公明公一发而不中吾恐天意一塞不可复开民心一摇不可复收朝纲一坏不可复正士风一挠不可复淳无疆之休将转而为无疆之恤矣明公生平盛德大业赫赫在天下者不能保其无损矣明公何不求天下之士以自辅乎周公之相成王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皇皇汲汲惟恐天下之士不至其门周公非好动而恶静也天下之理非一人之所能独究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独干也今天子有成王之资而未进成王之学明公居周公之位而未及周公之圣三公六卿无召公毕公之贤以协笃棐之心司礼监以褻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进退大臣又非若周之闾人得领于冢宰也明公何不皇皇汲汲求天下之士以自辅乎智非天下士也愿以身为天下士之先明公肯慨然一纳焉不乎自常情言之必曰智曾发吕祖泰之狂今不当见智思之审矣士之来顾其心何如耳有所为而来一足不可入一言不可吐无所为而来则虽一事至于十反亦何不可之有朱子尝上陈福公书矣又上周益公书矣又上刘丞相赵尚书刘枢密书矣朱子岂不知嫌疑之当避哉所以勤勤恳恳不能自己者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耳非若韩愈之徒求一官博一禄献一古文者之比伏惟明公赐之寸地使智得以容其足假之片时使智得以尽其言千虑之愚当有一得如其不许则智亦不敢先事取必以坏平生之节以辱大君子之门以貽笑于天下后世智干冒尊严不胜恐惧之至

复刘汝德

智顿首汝德年兄侍者承惠七月三十日书喜愧并作冬初遽惟太夫人起居万福彭先生已出淞江平盗华翰寻当托人致之所论诚意恳笃足见涵养深厚但原病下药似未切耳由持之太高故也文公定计养气一段非今日工夫不若戊申封事为着题目试更思之如何今日诸老还属三原随事补缀尽有意思有为则未也吕与叔讽富彦国智非不能如訑訑何叙州之言未必句句的当但前论白沙亦未尝谓其不平实也要之亲见然后可断张加祥已造朝受左赞善掌礼馆史事章德懋谢鸣治与白沙俱未有启行消息贺克恭在忧中辞叅议之命不受极论内侍力荐白沙几至得罪而浮议已纷纷矣智索居已久操存涵养之功全无一分惶恐惶恐六月前行迷甚遽比方旋輶得吾兄来大事济矣益庵南轩面讲书传真吾辈所当师法近疑义甚多便欲求教计相会不遽故不敢渎两书来意皆恐智以前日之举自画此非知己知道者区区忧世之心吾兄岂不悉顾于道有未尽耳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闲中救荒之策亦宜留心熟讲令着实可行万一两司有肯延访者举而措之则斯人阴受其赐矣如何惟为道自爱

与潘孔修

智顿首孔修老兄侍者别后数日偶闻尊翁病且危甚惧继闻无事甚喜但未知侍行不

也到任几月矣瘴雨蛮烟之乡寒暖失宜饥饱过度皆足以致疾而寡欲以养元气尤其最切要者元气既实外邪自不能侵矣朝廷事势日异而月不同王三原力争数事风采稍还肆为羣儿所中去国之期不出旦夕此公可谓老成人惜其才不足以济时耳前时政一疏处置空疎且未宜进当时为谋不忠今始觉其谬也闽中书多有如九大儒全集宜悉致之公暇仔细披阅笃信而力行之就中如明道行状宜大书一通真之左右愚弟所欲忠于吾兄者端不出此若夫承接上官宜以宪纲为主不可径情直行也智粗安如昨惟学小书生记数读书而已风便母惜教诲不宣

与石邦彦华伯瞻

智扶老携幼周行九千里頼厚惠不至失所但索居既久学殖荒落此则殊可虑耳分职定在何时其直史馆无疑也史职之废久矣意者其有待乎冬寒保重

谢汪傅二先生

智自三月二十七日拜辞出张家湾四月初八日生一男十五日登舟五月尽渡江闻家父西来不敢前进八月尽始得侍家父于南昌今已抵番禺矣窃惟天下之大本三曰君曰父曰师智事君不忠致尽烦于彘角事亲不孝致遠涉于鲸波事师不勤度三年如一日夙兴夜寐恐惧不胜执事爱惜人材曲加培植救之于羣讥众排之际以伸其屈慰之于流离困苦之余以存其志督之于放逸怠惰之日以励其勤百凡处分无所不用其极感仰何可言智初入城未受上司约束他无可告者冬寒伏惟保兴居以膺大用不宣

奉石斋先生

一峯行状草草奉呈中间有重复处有疎脱处有直屑不婉转处计须先生会定一并得其遗书读之然后可订也此公是百世人物百世之下论其世者将于此征之其敢苟乎闻尊体尚未平复伏惟守一处和为道自重不宣

用晦手卷更蒙録过智与有光但献臣之高爽者细为点窜而智之萎弱者乃独见遗似不能无亲疎厚薄于其间耳叅同契说头绪可疑蓋复生于静者也始生于动者也今人心无时不动若作用之初便从复起则所谓静者何处得来文都欲从干起蓋亦疑复之不可骤得而倒行逆施恐终非前贤本意也窃意当以涵养本源为先本源澄彻然后药物生药物生然后阳火可进阴符可退此自然之度也以外丹言之岂有药物未生而先用火候者哉炎方非孱弱所宜势须頼此非欲求羽化而登仙也幸教克修书来问东溟几万里江门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则作者为郢书解者为燕说矣子长事已发落未会子长不知其状云何也冬寒伏惟为世道自重

京师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处是陈大丘柳士师以上规模晚生小子脚跟未定不敢援以为例耳然亦当善处之计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陈同父书云颜鲁子以纳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与之命耶若果此爻其于朱子何所当耶幸教

稚作承点化过便自觉长一格矣但诗人本义与来教不同蓋厓门海所在也登厓门之

顶则知海矣知海则知庐阜庵中老矣非谓由名节可以入道也程子曰东汉名节成于风俗一变则可以至道矣然则名节入道莫亦有此理耶请教杨秀才到此即日随伍公行竟不及会闻学记及送别诸作録下马秀才处屡求而不得便中乞别赐一纸为幸前月已束行装不为刘公李公所允寻中瘴毒延及小仔几不可支吾而荆妇之姪又已踰六月矣计及秋凉方可入松明书院也恐要知

与潘时用

得邸报知为京兆尹荐不知吏部复本云何仆身在石城家在顺德蓋剖符者文翁也此中知己刘东山为最今考满归矣凡百苏伯诚皆能道之有手教只付此公为便

与姜玉卿

春初得邸报怅惘者久之然在秣陵时固知必有今日矣州事有长官想不甚苦退食之余取纲目一两卷读之亦高明之一助也天下事将有頼于诸公敢以此献若仆輩自分与世相遗矣秋深伏惟自重

与杨方震

石城不可居昨已奉报比单骑驰至乃知人言亦有不可信者已具文字辞免掣盐差遣未知白洲如何处置鄙意只欲安静以养微阳也

智顿首方震侍者六月间承惠四月书及家兄乡试録正月书却是今早才得其为悲喜蓋不止如来谕矣智踪迹引之已悉老兄学有定见事有定理所以自立者当有定式不须智言也南屏懿惠清才駸駸乎老境矣奈何交游中爱智者老兄自知今不能某某伸意拙作两篇献笑其一篇恐不可传老兄先四十年不得已冒古人所不敢进惟自重是祝

与张克修

学范序已奉报续又熟复数过始觉前报不忠蓋此书本自简便不患其不安本非筌蹄不患其假借至以克让輩罪人警之则意虽切而法则疎矣若其大致则去狮子桥记等位颇遠欲请别制一章以嘉惠后学如何元晦钦夫高风雅度执事闻之悉矣当不罪其狂易也方震此行欲以一木支大厦必非苟焉者宜作一书助以高见畏天命悲人穷正仁人君子之责岂宜秦越相视漠然不加之意耶白沙诗窃疑是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之意未知是否幸教仆已力辞还任诸公谓泷水之役道路梗塞石城又素所冲突以是复苟安于此智谨状

与李天瑞

别来一年有奇无日不在左右兴隆距楚地甚近沿途想不大费力也匪石书中有谢病之说岂以伊川辞西监为例乎西监自是好头地与今日事体不同明道之判澶渊鄱是吾曹正律也用之大节已归家方震已北上伯瞻将舁疾至常州矣匪石六月间上章谢病至于今未报白沙亦累见其为人平易淳笃与人交如骨肉然议论惟是之从不自尊大其它则见于诗文者可考也仆至江西始见家父不孝无可言幸家兄中乡试式又小

儿颇颖异差足以慰老人之怀耳掣盐差遣已谢却比又改清理盐法及修书书多恐不能尽圣贤经训毕徐图还任耳贵州地方多军卫家父虽有闕文不甚紧急前途未便幸善处之秋暑尚繁伏惟自重

承手书得知家君已过贵任悲喜交并但到家后无书不知前途更如何尔前日之差所以不复力辞者便家君之西征也闰九月后已自日行适有泷水之役道路梗塞今始班师计此月中当在松明书院矣广中多古书年久剥落姑为考异令补刊之非如来谕云云也仆虽无状岂应狂僭至此乎伯瞻计音得之想久老兄与之特厚者其为感伤当何如用之大节祇是自归间有一二讼者该部谦让未遑也曹公谢章祇是质言别无他说周梁石锤大糸之论殊不着题目话甚长非面莫既前书乃择其宜于老兄者以奉劝耳贵州人来皆能谈道老兄动履高风峻节咨发良多细读来书词义恳到又见涵养深厚中间毛义吴佑两句正中膏肓谨当书之座隅以备观省令叔巡检在后山与贼对垒家眷移在此中俱平善无事吴献臣宰顺德爱民如子决事如流间有古人所甚难者盖不独为广中最也恐要知春深千万为世道保练不宣

与吴献臣

令弟来见辱承厚仪惶恐无已公弟即吾弟何以此为兼仆行止未定未知终得周旋否谨寄外府以待專纳高明当有以相谅也传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以上犹言以来也今人误认此字遂至极厚而不以为异圣人之意固如是耶出入事已为之律令出必告反必面否则门以下服上刑可保其无他矣然令弟淳朴之质得之于天纵不为之防未害也书舍太受风南海殊无擘画恐须自家经纪然亦不必如何只发得十余叶蓬并百余张故纸足矣古文有宜于今者亦宜发下待仆简阅付之今只泊没在时文中终不得长进也学范难遽督责惟以渐以摩默运于日用之间亦使其易知易从耳但自家一个身心奈何不下无以为之仪刑深有愧高明委任责成之意古人三十以前博学不教正为此耳巡按蒋公伍公李公俱还车骑能一动乎灯下草草乞恕不恭

是曰是非曰非君子事天之道当然也若夫扶阳抑阴顾王人之力何如耳鄙见如此高明亮之

輿地图若有善画者烦更展拓令寬大好观若山若水若都城若外国若省名郡名县名各用五采颜色标填各省疆界各用分别庶几举目了然此须委一有心计的闲人与画工计议非县主所能为也其愚虑所不及者更以高见摆布每读史全得此图气力但则樣太小重以目细总不得端的耳留意千万

会城事闻已得六十功但不知倭刃者何类人又闻大军所过无不残灭毋惑乎益庵之喋喋也昨见白洲白洲再三劝谕词义恳切而都府又未见启行数日甚觉闷车骑早来至祝

智启献臣执事与执事别之明日克修即有人来书中欲渠别作一篇不知渠耐烦否一峯门人杨氏去白沙求碑文有白金数十两非河船所宜今迂道过治下乞拨一官船送

之范文正公作郡县此等事多矣幸毋以轻渎见罪

智启献臣执事林待用乃弟曹公林公皆托之执事昨见禀帖则执事已有以处之矣鄙见欲烦执事顺差人一船一来接一以养诸生隆师亲友之诚一以全此友直己守道之节凡执事与待用平生盛德皆与有光此亦诸公意也惟高明裁之

嘉颺已领小儿昨来亦复发热岂俗所谓传染者耶白沙书来责往石城此儒者正理但尹和靖诵金刚经亦有所不得已耳昨见方伯公举公前说若不可解则公累之也事定再报

智启都府申文已批下未见旨云何如大势颇顺须强起视事智思之烂熟矣决不可再举也自此接人宜尽洗往日骄盈气焰益务谦虚忠厚以为之本临民之际宜体父母爱子之心使之感化于法令之外乐闻义勇迁善老兄本事也当不罪其狂易矣余付梁生口陈至祷者小儿出入而已

昨得克修书云执事覆勘懊恼者久之使者来知己还治喜极欲舞然道路不齐人事好乖又不能不为之恨也询使者云起居不爽是真耶是贗耶若果势不能支须寻邓医氏为政以人才为本疗病亦然冀珍重

家父以后九月初三日西还临行时无他言惟念执事甚笃今当到贵州矣心绪无聊不言可识蜀中荒甚不比上年幸家兄选清水文学颇便家耳鄙怀无限何日从容为执事尽之答友人仆以不才自速奇祸荷明主宽仁大度曲加保全不胜幸甚但愿二三君子进德修业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则仆虽九死南荒亦复何恨嘉颺不敢留谨随使者奉上伏惟照簪

立斋遗文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立斋遗文卷五

（明）邹智

撰

○诗 五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绝 七言绝 七言歌行 词附

送客南征（以下五言古）

疎雨不复月蟋蟀空自鸣出门送佳客正值新月晴月晴已足嘉况复惊波平君知爱月意莫惜清宵征

槐阴午坐

溽暑浑如蒸槐阴殊可爱招邀馆中英趺坐一解带蚁战疑有屯鸟度知无碍烦襟聊尔清吏胥趣晚会

九日写怀（五章）

秋风策策鸣秋水盈盈隔抱膝坐虚斋有怀长自结
昨日楚人来前日巴人到入门问苍生苍生日凋耗

剪爪宜及肤割髮宜及体肉食者何人视之如逆旅
茱萸赐朝士一士分一枝君恩岂不浓民瘼谁当医
东邻有醇酒可以浇清愁苍生倚大臣不必书生忧
送黄汝修还天台

天台有一士独抱男子肠立朝五六年敛退藏锋芒人皆疑其圆我独疑其方一朝解牙
牌上疏辞君王问之何因尔耻对妾妇妆牙牌一瓢瓦碎尽何足伤白璧苟微瑕此恨千
古长我闻定轩翁古道恒自将见子慷慨归喜极当欲狂春风扇微和天台花正香请君
陟其巅挹彼武夷苍

送吴献臣令顺德

熠熠非自燃蝙蝠非自沸盈盈天地间孰非天地字君侯人中英经纶有高致欲分四海
忧当自一邑试

代柬吴顺德（九章）

吾儿即公儿公母即吾母公母抚吾儿何异吾母抚
所虑儿太烈出入不可制或时走城闉或时临水次
南衙钱二缗尽散公两仆我欲抱儿勤公莫让私蓄
主人赤脚汉欲赁西城夫自言夫颇闲一任吾儿呼
我处赤脚久其心真可信一以为吾儿一以为穷困
平生壮士气可以摧三军念儿到中宵销尽不复存
家书几时封幸为封仔细封讫写路程庶几易传递
白髮披高堂悠悠七千里遥思念我心宁独止于此
去年犹有泪今年惟有血寄与田承君事与道乡别
有感

山木有时枯江鱼有时渴人生天地间岂能千古活渴者非自干枯者非自割人惟人其
人生杀天予夺

送人作县丞

作县如作室作官如作工斧者奔而西锯者趋而东执事虽不齐所期在成功君本蜀中
彦素以才自雄我观吞吐间絶非吴下蒙今承梓人旨百里生斤风有玉正当错有刀正
当砉勿论简与烦勿计卑与崇但令间架立也足为帡幪

挽吴孟谦（顺德县丞）

忆昨边事棘君遇我畏垒君裳甚萧疎君坐独■〈山畏〉■〈山晶〉坐久竟无言言
輒无破■〈石为〉我时心异君蓄缩不敢揣继与长官俱长官亦推媿谓从君到来庶
几悉君委公庭静于寺诗思清于水寻闻漕运归病笃不复顾长官对我言泪落如泉
■〈彳 轨〉念君清流才下与诸掾遗辛苦三十年化作殊方鬼我病渴未消送君不临
洧寂寞短乎章聊以当君诔

送刘汝德还蜀（以下五言律）

两地八千里忍看生别离最知忧道切不是爱山痴
晚雨虽微急晨光本自熹明年二三月正是望君时

寿祖母

天开当子月祖寿起寅年善本殷勤积家惟澹泊
传乾坤尧舜禹日月坐行眠遥忆高堂上水桃似水鲜

送李训导之官

先生万人杰起自锦江滨天上逢尧舜人间养凤麟
淳风千古吹化雨一番新国朝青史上有传表儒臣

上林春色（三首）

今年春色早惟有上林先蛰起惊雷下冰消杲日前
枯株扶冉冉嫩草踏芊芊东风随处到造化本无偏

今年春色丽惟有上林明暖日崇桃映踈星积李横
碧鸡临水舞黄鸟逐人鸣东风随处点造化本无情

今年春色透惟有上林深石山开遍锦穀雨溜成金
拆发程颺谏移栽赵鼎箴东风随处补造化本无心

偶成

自笑冒巢髭犹能万里飞佩韦知己晚刻鹄此其几
清棋光华远高堂信息稀孤舟如可挽野水莫相违

晨兴用杨方震韵

夜诵香初烬晨兴鬓尚蓬风严凝水立雨淨见天空
饮药殊无効澄心间有功不知天地里何处是途穷

题寬斋卷

迂径荒茫外云庄缥缈中叶粘寒露落花听雨声
红凝重黄通老和平吕伯恭更应泥塑坐渣滓尽销镕

题松泉卷

岭树重重合江流曲曲深乱云时出没寒月夜浮沉
飞鸟争深港游鱼度密林黑龙浑不起时复抱珠吟

挽欧阳先生（同年时举之父）

紫诏初黄髮青骡竟白云枯荣真梦觉今古一朝曛
人往仪刑在坟高草树分子孙俱俊彦足以答明君

寄贺冯指挥

殄扑须骁捷绥怀仗老成静观诸将遍莫是此公并
野店开门宿深山放胆行驱驰三十载髀肉未全生

海行遭风次献臣韵（己酉年冬作）

今夕知何夕浮生又网罗真成抱空月无计障颓波粗比尧夫幸终惭叔子多穷途仗神道聊复对君歌

送丁太平之任（以下七言律）

元化都凭岳牧宣丁侯今领广山川琅函锦帙诗三百烁石流金路几千能识乾坤均父母可令兄弟独颠连太平有象真难致莫道文官不爱钱

太液池观莲

凤辇初临太液池池中君子肃朝仪清香冉冉风舒卷踈影沉沉月正欹抱负胸中应有实经纶天下岂无丝太平更得君王宠万种繁华总不知

玉堂槐

一自文皇植此根累朝培养更殷勤地清半拟三公位天近争看列宿分宿德应生真宰相雄才宁羨大将军老蛟堕地如人立震电惊雷只乱蚊

内垣芍药

暖风作伴彩云妆笑倚宫墙夜有光五鼎味中知自别万花会里定谁强稚圭北起延开寶介甫南来致靖康世道盛衰真差异天几先露一围黄

新燕

白玉堂开日正迟瞥然惊见燕儿飞荼■（廿縻）架遠和烟度玳瑁梁高戴月归小掠芹泥犹怯冷初沾杏雨未生肥千言万语无人会只付东风主是非

送刘御史致政西还

中外飞扬二十春黑头先已厌红尘才登殿上朝元辟便入山中侍老亲张禹悠悠终误国范滂谔谔竟危身风流孰与陶元亮自是羲皇以上人

感怀（次汤侍御韵）

两年孤负切云冠已觉清羸带眼宽梅大十围应自白葵长一丈为谁丹剑如可借朱槐里股不能箕管幼安时止时行熊掌在百年分付史臣看

送温重廉还临江（温传先生之甥）

差见临江第一仙丹崖青壁欲生烟祥鸾忽报当年信灵鹊真成此夕縁元献眼高应絶世文忠才大合擎天临岐预作重逢约红杏香中早着鞭

中秋赏月（和汤侍御二首）

一年初识此公楼纵不能诗也合留北极光华南极是今人风致古人求仰登玉宇非无路共济苍生合有舟尘鬓照来全未白乘风好遡泰山游

天地中间共倚楼夜深犹自挽衣留白榆丹桂端谁见玉兔银蟾莫浪求活水照人真寶鉴浮名于我本虚舟诗逢大将应难敌况拥雄兵据上游

和刑部诸公赏菊韵二首

浊思如何岂易胶微官聊复得闲劳晚香敢谓安阳淡真意还输栗里高万叶乱飞孤此

杰三秋中赏定谁曹一声长啸非难事莫向花前浪鬱陶

写尽寒烟与败胶爱花寧厌赏花劳酒兵入阵霜初破诗将登坛月正高絶俗自宜莲并
价策勲当与杞同曹故知逸兴真难尽更约明年共和陶

送董庶子使朝鲜

天启休符又戊申独衔紫诏下枫宸弛张仰见真文武出入争看老凤麟七叶皇风清八
道百年高节重千钧文章光烛烟霄上未是中朝第一珍

送刘侍讲使安南

圣主龙飞九五天只从尧舜接真传豁开日月云俱静运转风雷化自宣司马携僮归政
府紫阳抱道侍经筵使轺未度东津水已震西南万里边

送林居鲁之杭州

古貌堂堂两汉儒直从心地做工夫笑挥豸角器尘静勇犯龙鳞睿眷纾南斗星高光北
斗东湖梅老主西湖芳心未用愁迟暮天上灵修目正盱

闻二祖父三祖父皆以年冠带诗以志喜末句悲先祖父之不起也呜呼一喜一悲之间
其所感者深矣孝子慈孙尚思所以惜时爱日以尽养志之诚也哉

鐵杖扶来八十年金函开诏沐龙涎鹿胎软衬蝉冠正鱼佩高悬鹤氅鲜俯仰山中闲宰
相醉醒世上活神仙泂冈未表干封固万里孙儿泪洒天

送李天瑞之咸寧（次姜仁夫韵二首）

立马卢沟话壮游關河西去道途修忠肝义胆谁当傳白日青天本自秋千古天纲嗟鹿
角百年臣节仰鱼头圣贤步步皆平地莫向空中浪倚楼

世道悠悠几日还上方无剑斩穷奸跛麟载笔真辞阙孤鹤乘风欲渡關履善自能歌正
气季通端不动愁颜丈夫惜别非无泪不向忠臣此日潜

送夏廷璋还南都

南国衣冠子胜流相逢便与啖元修初怪眼中无皂白岂知皮里有春秋交游独我联貂
尾廊庙何人重笔头一寸丹心危欲折梦魂夜夜绕龙楼

同乡李大器先生试教官不第受散官以归此虽旧例然待常调者多恋恋不忍舍先生
此举亦为奇特云

玉河寒溜隔桥鸣共立桥边恰五更逸鸟岂能粘以网化虫犹自揭于茎道乡居士何年
定少室山人此日成老马似知离别意徘徊柳下到天明

金井山居次韵

鐵杖何年入此山今人庵是古人庵春风小圃修花史落日疎林纵手谈放鹤亭高尘网
断聽莺桥近埜情酣莫辞老背寻常灸寒露侵袭恐未堪

偶得寒疾一汗而愈寄伯瞻

此身本与两仪齐造化谁云是小儿必有事焉元自欠罔之生也竟何为华陀自古真难
遇邹浩从今不用悲却恐故人疎太甚枯梅无复长新枝

邓秋官进贺还南都（编修之兄）

君王不受羣臣贺万国人心又一醒虞舜自能敦大本伯夷正好播祥刑谁家北斗兼南斗此日长亭复短亭马上乱将疎柳折不知寒日下林垧

二十夜会饮汤侍御家次其韵

过尽元宵更此灯太平乐事几人曾极知鳌禁终雄立岂谓虬髯已勃兴诗自春来初试笔酒縁病后郤粗能夜深明月真如洗十二阑干取次凭

非所写怀

朝野方传英主事安危寧系小臣身银山鐵壁虽难动玉色金声本易亲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

辞朝

云韶声静拜彤墀转觉婵媛不自持罪大故应诛两观网疎犹得窜三危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

留别南畿诸友

大江东下势如军万里秋光此夜分去国元非章子厚立朝只合范希文荷衣太薄从新制兰畹将芜趁早耘众口是非何日定自将尧舜致吾君

题易庵卷

静坐空山老自便登庸策免两茫然鸡豚社里推前輩桃李场中谢少年学古每羞元凯癖行高还讶史云偏（用记中说）平生心事知何限夜夜焚香独告天

读月湖诗（月湖杨方震别号）

甲夜已分还乙夜短吟未已更长吟眼妨还视频移烛病怯清寒重拥衾大将师行全整肃老臣建立自深沉他年镌板谁当寫莫负千秋万古心

漫赋寄杨方震

宫柳依依辞北阙江枫撼撼度南陬松明书院曾修未司户叅军果是不汲井几年还抱瓮济河此日合焚舟虚空筋斗非难打郤恐羲和不易留

留别王守御

月朗风清水手多孤舟不发欲如何边无急报将军醉岭有微霜吏目过蕙苕岂能诬马援（时公为军士所讦故云）荔枝久矣待东坡人生去住真如梦对酒惟应发浩歌

题寶泽卷守拙翁手书小学真解遗其子其子寶之今颇有成立故赋此

墓草知经几度霜当年手泽尚生光细看此老殷勤甚直欲诸郎把玩长买椽还珠今往往画蛇着足亦伧伧紫阳台上真衣钵千古何人为表章

岭南道中（二首）

长衫大袖拥轻輿搭飒乾坤一腐儒平野时时火明灭荒村往往竹扶疎备倭将勇妖星落穷海天寒厉鬼孤不识不知朝又晚几回惭愧送行夫

我道炎荒别有天炎荒也只是西川诸洋但比瞿塘大五岭何如栈道悬细和陶诗虽逸

驾力排日録亦空拳乐天知命刘夫子万古千秋独凛然

初到石城（二首）

浪信人言岂尽然蓬莱元自属神仙海浮沆瀣斟初满天放婵娟赏最先草木已非王虺
路衣冠全别尉陀年昨来尽读骚人赋最爱长沙第一篇

南北东西几谪仙小臣独荷主恩偏疎狂言语施行半简靖衙门偃仰便旋织药笼供检
讨剩开花径待旬宣老亲莫漫忧边远此去分茅更一千

药栏自领平章事诗阵谁分节度权闲拂石床延野老旋裁木履踏晴烟此二十八字蓋
此诗旧时颌联颈联语也吾汝愚自以不满意易以疎狂至旬宣等句以予论之新聯固
典雅旧聯亦雄壮清致俱不可偏废也识者以为何如 廷举志

除夕

刁斗无声画戟寒独看瘦鹤上阑干荆扬以上云门镇岭海之间首领官消息盈虚天岂
定卷舒作用古来难直须痛饮屠酥酒此是人间鄴老丹

奉和石翁游圭峯韵拜呈陶宪长

寸鐵安能铸大钟行藏空负翠微峯适观云谷老人作恐与武夷精舍同落日还凭高阁
望晓风又速画船东野花莫乱桓公眼大构犹须讫此工

巡海呈周文郁

逢一疎林酒一行侍儿亲倚棹歌声昔闻海水如天远谁放山花似火明烟外孤帆风正
驶苔中歌枕梦初醒细看斗笠非难制莫遣乌纱累此生

和吳献臣衰病吟

岭表何官最我闲我颜原不似公颜坐残夜雨斑衣冷望断秦云大被难药盞不曾三日
歇柴门常用两重關小儿度日真如梦独钓蟛蜞去不还

玉堤柳（二首 以下五言絶）

我行玉堤东静观玉堤柳乾坤造化心千古谁能剖
谷风从东来生意萃于柳展也延和儒至诚为君剖

游青莲寺

峻岭横天插长江夹地流倘能城大顺谁敢犯延州

三事堂（为中江王大尹启昭作）

三川岂无吏大抵黄河流独有王夫子中江一片秋
右清

三川岂无吏大半风流仙独有王夫子此心常凛然
右慎

三川岂无吏万事成蹉跎独有王夫子分阴不放过
右勤

除夕

病客居穷海今年是两年高堂当此夕相对又潜然

哭华伯瞻（五首）

趋向杨遵道超迁贾太中凝香清禁坐不是学冲融

积李崇桃树鸣鸠乳燕时平生华夫子直道岁寒痴

晚踏城西月朝登海北亭空闻仙驭远不见相星灵

岁月流行速工夫间断多良朋更凋谢谁与共研磨

侍从才今几君王宠正初常州何处是头白小孙孤（常州伯瞻之翁）

悼卢克让

世有千里马人无九方皋马来皋已死天地一声号

送蒋诚之归荣（三首 以下七言绝）

十日春风醉不醒独骑瘦鹤送君行一源活水来千里不尽人间聚散情

谁教魑女舞金戈白雪黄云奈尔何医国医民须大手郅教容易度黄河

天北天南一鸟通百年忠孝日初红古今兄弟知多少谁似淳公与正公

送文太仆还滁州治

天子聪明古帝王百年日月要重光文山老子忧思远独上中庸第一章

到南昌柬杨方震

纔出都门问路程此心先已到丰城豪吟纵饮浑闲事谁主鹅湖第二盟

过惶恐滩（二首）

惶恐滩名熟几年今朝也自到滩前死生未必能惶恐惶恐微诚未格天

风劈寒江势两开茫茫天地此孤桅舟人莫谩张皇甚曾在鞋山滚出来

度大庾岭

相国祠前下马行望中真是黑松林林边一曲长流水照见孤臣万里心

舟中漫行

淡烟疎雨梦初还自起推篷看远山渔父不知天早晚又随鸥鸟过前湾

题古城集

朔方行尽复炎方野草闲花色色香却恐牧斋多净稿更无人到校书郎

为吴献臣解嘲

面崖和尚宁还俗割鼻佳人岂解淫老母不须投杼走曾参别是一曾参

读石翁诗柬

皇王帝伯一蒲团落尽松花不下坛岂是江山制夫子祇缘夫子制江山

奉和石斋先生见寄

风清月朗蛋船轻到处青天有酒星淼淼番禺江上水几番迁客梦中经

山亭水阁此何春瘦马犹存蹄鐵身珍重东风休料峭今年花比去年贫

大忠祠下聘君家一度登门一看花花里有禽惊异客倩将青箬换乌纱

家父生朝

往年此日在京师西望巴山正欲飞莫道岭南非善地小儿初舞老莱衣
海珠寺燕张克修吴献臣（二首寺在海心）

炎海中间此放舟江淮河济只浮沤悠悠共老风尘里知是人间第几流 右送克修
临流坐石浴鸥夷隔岸何人唱竹枝我是罗浮山上月随君直到魏公祠 右送献臣
夜泊马宁呈胡用晦吴献臣

远臣不与近臣同但爱花枝照眼红莫道夜深无酒卖蛋家船在岸之东
白舫青帘几夜同洞箫声里海云红百年身世今何处笑倚梅花月正东
次苏伯诚韵呈石翁

山尽零坛水尽沂暮春人亦暮春衣不知雪月风花老几度空山打坐归
留伯诚用前韵

病后花坛扫月稀南枝光映屠苏衣一壶未到醺酣处莫拄桄榔杖子归
陈益庵下堂而伤其足

益庵本自是神医也向花间拄竹枝莫惜更寻程道士皇舆正尔赖驱驰
答顺德吴献臣

邹生但理参同契陈老今非矍铄翁岂谓苍生能忘我世间自有汝南公
陈景元为录石斋集（止得己酉年分）

乾坤谁执仲尼权便敢删从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稳不妨写过戊申前
光潜（为余干赵同知题）

绪风初泛紫猊烟拱手丝纶碧海天元佑讲官遗话远定谁参破老僧禅
复吴献臣

细把平生点一过病根深在隐微窝衞枚血战殊无効更合灵丹乞华陀
丙午乡试领荐乡人聚观于会江门外马上口占一绝

龙泉庵上苦书生偶窃三巴第一名天下许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太相惊
题万孝子诗卷

匹马萧萧度远岑霜清月冷乱云深两行青泪衣裳湿谁识良工独苦心
晴郊观麦（以下七言歌行）

天街小雨连三日坐听一鸠鸣午寂暖风忽放青山红满眼春光浓欲滴呼童羈我槽下
骝散出晴郊破愁的郊东行尽复郊西炉锤仰见乾坤力大麦芄芃碧浪翻小麦离离翠
云翳今年定合成丰年不须更检金穰历忆昔關中恶飈起赤血横流几千里草根木叶
饥莫充壮者流移羸者死剪爪割髮虽殷勤终是车薪点杯水恭惟帝德同天德一气薰
蒸酿兹麦黄童白叟生意饶笑舞笑歌游化国小臣坐颂歌太平忧深虑远歌难成人之
应天曰五事天之示人曰五行忧勤或以咎征起逸乐或以休征生君不见文帝之世多
灾异武帝之世多祥祲

题曹御史歲寒图

早年走马巴山曲浅绿深红看不足
飏风夜作朝蔽江逸兴常随酒杯覆
南来误入曹公府白日青天开肺腑
手携十七年前图挂在高堂令我谱
酒酣耳热乌纱偏茫茫四壁生寒烟
山童泽涸天地槁嗟此三杰何孤寡
鬱然苍者老臣器方履圆冠帝庭议
小人见之皆敛容君子见之皆吐气
粹然清者大儒质玉色金声士林式
存乎其中为静虚见乎其外为切直
皎然洁者真仙妆玄裳缟衣琼佩光
魄常精明而不乱魂常安静而不扬
海眼须臾涌晴月照见风神愈奇絕
崖前冰柱颠倒垂势不能凌还自折
我观大化如海涛汐者自汐潮自潮
苟非三极两间立元会运世今已销
歌声如钟歌转烈公去襄阳我南粤
穷岛宁无突兀枝点缀何妨四三杰

西泉曹先生自为布衣时与同郡张君廷仪艾君邦彦交绘松竹梅图以自识后先生为谏官正色危言稍得行其所学而二君犹布衣也弘治三年秋先生谢病归襄阳取其图授智俾永言之以泄其思并持以遗二君云

送李千兵南归

李将军万人敌目如光电髯如戟口诵元和诗手捧神尧历西风来献北风归渠黄忍挽青丝勒别君昭王台送君亚夫壁有力当为今王宣有血当为先主滴男儿一日定千年肯把离愁对亲戚

清江捕鱼图

江水生江月起青帘白舫江风驶江头老翁披短蓑独泛江心羡鱼美大张一网罗羣鱼羣鱼涌出清江里勇者伤于钩贪者伤于饵起者如浮瓜落者如沉李散者如疎星合者如聚蚁蜷者如弱弓擲者如强矢入者困而怒出者跃而喜动者舞惊涛静者潜芳芷大者三尺五尺长小者七寸八寸止老翁一纵仍一擒网大鱼多莫之纪须臾卷尽千顷波势及冯夷也披靡我闻董生尝有言羡治羡鱼同一理今开此卷披此图乃知此工真画史

题资轩卷

贡资章流益长奎资壁光益密人资人学益深资轩居士知此意尽日凝香延客至

送朱士佩先生之乐平

秋风扬春天长姊归姑恶鸣相当崇桃分日色积李分月光鸢飞鱼跃斯道彰十年不出巴山阳独携天泽东南疆俗吏纷纷何足数当与西汉君子争清芳

送苏伯城词（词曲附） 水调歌头

微雨歇烦暑轻风迎晚凉携手伏波桥上平水正苍茫千峯归鸟纵横两岸飞花下上恰好是斜阳把酒为君舞君当倾几觞道路难功业远岁华忙莫负良天美景终古恨空长先生玉府神仙小子石城居士烂醉两何妨阿真何处在焚起紫猊香

立斋遗文卷五

●立斋遗文

附錄

或人问答 杨廉

或问諫官专于言事乎曰官以諫为名言事其职也不言可乎曰昔韩退之讥阳城不諫欧阳永叔责高若讷不諫不言则失其职也程明道为御史里行尝对神宗言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何也曰明道以格心之学欲尧舜其君其对君言专于责难不得不尔至他日论王广渊青苗掊克王安石刚褊自任亦何尝不言臣下哉但其所谓长短者非若后世摭摭鄙褻琐细之事以为言耳曰諫官之外侍从之臣皆可言乎曰观司马温公不拜枢密之言谓为侍从于天下事无不言是也曰諫官侍从之外其不得言乎曰梅福以南昌尉论王氏朱云以槐里令论张禹当时史官记之后世公论黷之何尝罪其不当言哉或又谓后之言事者类皆好名者也是不然好名而迁雷霆之威其为计也拙矣且好名与缄默保位以好官爵者孰贤昔人有云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好名犹可况君臣之义根于人心之固有而非果出于好名者乎世之有言责而缄默者类举明道之言以借口其耻己之不言而反嫉人之言者輒曰彼非諫官也是好名者也于乎諫官而诿以不必言不为諫官而限以不当言立人之朝者固忍于涂其君之耳目如是乎余友邹汝愚以翰林庶吉士尝一言朝廷事竟左迁岭表出余邑与之言别及此因次第其语以为之赠其有病汝愚者则必以余言为抱薪救火矣

美人行（为邹汝愚作） 潘府

美人年少未嫁时铅华淡抹人争奇美人长髮已嫁后铅华淡抹人争嗤美人颜色尚如旧问彼爱憎何异为昔年美人深闺里邻家有鬪不问谁今年美人出门去同室有斗须救之良人自外施施归美人见之羞且悲触姑之怒挞流血美人犹自号泣随大叔未午嫌饭迟小姑半夜呼鞦丝指衅求瑕谗且至一朝被出成分离红颜美人原命薄黄沙载道将安辞小姑大叔咲且舞谁哉为赋昭君词美人自嗟还自解不相肯与邻家知为问美人何见出自托蒸梨不解炊美人忠厚本天性西风犹动良人思

逐客（为邹汝愚作） 陈献章

笛声且莫哀逐客过江隈还到此边去尽因何事来著书多在篋遇酒輒衔杯莫言生意尽寒雨湿枯荻

赠汝愚赴贬所（六首） 蔡清（晋江人）

识君未三月别君遽万里自疑非丈夫泪落不能止
识君未三月别君遽万里终不为君恨天地有正气
识君未三月别君遽万里应思生才难莫负乾坤意
此行如游学十年观造诣炎荒无友生神交方逊志
慷慨出门去默与千秋期饱吃雷州饭莫和渊明诗
我观古丈夫挥手构寰区节士非得已矧彼章句儒六籍垂后世岂欲添简书

王臣（庐陵人）

曾将忠说动枫宸一落江湖叹逐臣瘴雨蛮烟回爽气荔枝椰叶照青春梦魂频绕星辰
远朋旧追思骨肉亲指日雷州还召寇未应长作岭南人

苏葵（顺德人）

孤忠耿耿平生学此日仓皇就道难别白是非谁直笔萧条行李几荒山九天杲日真能
照三月冰山不久寒人事晦明吾默识子方仍及潞公还

姜绾

山自苍苍水自沅东南两向半毡分秣陵芳草怀人句梅岭寒烟吊古文落落萍花何处
是生生穀种及时耘老天要转平明运肯使雷州久滞君

赵璜（余干人）

公家百计我身闕独力从容举大闲万里一身怜逐客百年高节称清班石城风月吟嘲
外鐵汉功名伯仲间早晚圣朝清议定会虚前席待君还

邵猷（福建人）

弱冠蜚声剑阁间龙鳞批逆古今难一封昨日孤臣血足马今朝万里山缥缈云霄身世
远指麾魑魅剑光寒极知此道无终否会见诸贤作伴还

姜麟（金华人）

人间谁信有仙踪亲到罗浮石洞中云冰八千真薄海青苍四百乱摩空经传东鲁无言
妙琴寫南薰太古风路入江门纔一线乾坤知有几人通

广东石城千户所吏目邹君汝愚墓志铭

括苍金祺

予与邹君汝愚未识面时已相知名弘治戊申秋一邂逅京师即如故交适予授合守遂
与君别明年己酉君遂有岭南之行越二年辛亥而君卒明年壬子而丧归又明年癸丑
而塋君之仲兄音以生员龚焘所为状从其舅代冯君平叔来请铭于戏君之事予固思
永其传君之塋予固思董其役而力有所不逮也铭奚可辞顾惟不足慰君地下为歉耳
君讳智汝愚其字也号立斋又号秋困世为蜀之合州人曾祖应宗祖洪父太常俱隐弗
仕君生而颖敏过人孝友之行廉隅之节固其性也髫髻时巍然如老成人十二岁能文
章学于舅氏得书之精传又大肆力羣经子史一经目即不忘尝居龙泉庵贫无继晷之
给则扫树叶蓄之焚以照读书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虽数千言可立就蜀虽多才
未能或之先也成化丙午登乡榜第一名丁未举进士简庶吉士是岁冬值星变君抗章
言事极论阴阳之理直斥内外执政不职之状不报闻者为之惧而君以无事处之由是
名愈重君性孤介过于自好其在京师时虽同年同官亦寡所与闻气味类己者则求与
之交惟恐后多为人所忌爱因他人累之逮锦衣刑部狱鞠讯颇严词不为屈賴朝廷
清明以司寇彭公韶之请得不死谪石城千户所吏目毅然就道无难色空乏几不能存
所至亲识赠遗一无所受比视事甫两阅月废政悉举当道重其人而悯其谪往往待以

宾礼会总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醮修书得居广城白沙陈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时以诗文相命居无何以公委道顺德得暴疾卒辛亥十月九日也君生成化丙戌四月十五日至是得年仅二十有六呜呼哀哉然幸而得死所有大方伯今都宪华容刘公大夏按其境进士呉君廷举宰其邑为营敛具得如礼士君子之能文者民之知义者相率祭以文挽以诗合赙为归丧之费刘呉复遣人护丧抵其家其感人有如此者则君之实德有足征焉者矣使天假之以年则所诣固未可量也卒以困踣而赍志以往惜哉君配刘氏谪官时始得子因名曰迂四岁而夭一女尚幼其父以音之子承其世曰继伯兄春亦以易魁于乡为陝西清水县学教谕君所著有立斋集藏于家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附葬祖塋之侧礼也呜呼天之于君其所以生死予夺之者若为其如此哉若为其如此哉铭曰

孰谓君无后道嗣允昌孰谓君无寿令闻允长孰谓君不禄天爵允臧得于己而不得于天虽死其何伤吁嗟此丘可以为君之幽藏不可以掩君之幽光苟有秉彝之性孰不过而傍徨

邹立斋传 安阳崔铎

君讳智字汝愚别号立斋一号秋困子蜀合州人也幼有异质日诵数百言既长受书于舅氏冯进士衡居龙泉庵贫无继晷之给乃集树叶燃以读书通宵不寐如是者三年成化丙午领四川乡试第一郡人聚观于会江门外君马上口占曰龙泉庵上苦书生偶窃三巴第一名天下许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太相惊计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时大司马王公恕致政家居君往见之且曰治天下之道在进君子退小人而已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此行非但为会试正欲上疏圣天子使进君子退小人则天下其庶几乎公笑而不答越明年丁未登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变之异君上疏极论阴阳之理欲退万安刘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阴主之也疏入不报己酉言事者诬知州刘公燧御史汤公鼐妄言朝政嫉君者因疏君名下锦衣狱君身亲三木仅余残喘神色自若无所曲挠供词畧云智与今汤鼐等来往相会或论经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辍讲或论午朝不宜以一事两事塞责或论纪纲废弛或论风俗浮沉或论生民憔悴无赈济之策或论边境空虚无储蓄之具议者欲处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辞疾不为判案获免己酉左迁广东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结履穿几不能存亲识馈遗坚却不受在官尽心政务废坠毕举而持己清白纖尘不染稍暇则从白沙陈献章先生游笃志圣贤之学所造益深矣辛亥十月卒于广东得寿仅二十有六卒之日囊无百缗方伯刘公大夏君同年进士顺德今呉公廷举资之还其家君介直孝友取予惟义雅负奇气与人寡合处事慷慨无阿比之习今上首登大宝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仪汤公鼐轮侍君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时御史糾仪得面陈政务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间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对幸值大政维新之日请劾盛时故事此太平机会也及王公恕征聘至京君曰三代而

下人臣不获见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职先请见君时政之不便者厯厯陈于上前庶其有济一受官职再无可见之时矣二公虽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识者憾之其据经守义大率类此一时权豪贵戚闻其名争请训其子弟拒而不纳亦不妄登其门忠君爱民之心久而弥笃富贵利达视之漠如也诗文清劲平实不为空言有立斋遗文若干卷吴公廷举梓行于世崔铄曰呜呼古义不明古人不复世之素号为士大夫通经术者立乎人之本朝则唯唯默默偷以全躯孰有如君之忠直乎于权贵货利也见之则掉尾谈之则垂涎孰有如君之刚义乎弱冠之年无导于前卓然自树其孟子所称豪杰之士乎假之以年所就殆未可量然执此以往则固青天白日断断乎不可磨没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故为之立传以诏天下后世云

哀时命赋（吊邹汝愚） 苏葵

骐驎骋兮康庄松柏鬱兮终藏蹇时命之独厚兮他膺其凉莫邪混于铅刀兮螻蛄限于秋阳何主宰之不均兮而穷通修短之靡常也嗟若人兮生何从天地异炉兮造化殊工星辰下孕兮川岳攸鍾富文章兮班迁雄弘器量兮慕夔龙悦仁义兮怀精忠才具美兮德邇中行违俗兮不苟同蛻污浊兮驾冥鸿吞溟渤兮吐霓虹障狂澜兮挺疾风当少年兮奋冲天之六翮下傲睨兮将銜能于三窟巧剗于璠玕兮先梗楠以绳墨崇孤志之昂昂兮羞怠事而受直罹众口之哓哓兮遂铄金而毁石勤兰■〈汙〉以耰锄兮加栏檻于榛棘伊谁作于匪臧兮在古投之有北邙然长乐之遗风兮荪独友于商之梅栢岂不知祸衅之足畏兮蹈蹶及之危躅惟义激之莫遏兮甘咸云之就狱璞屡献兮徒劳车始行兮说辐谓袒裼而暴虎兮谓无虞而即鹿鸡魂飞于汤火兮牛谁忍其觳觫荷天王之圣明兮荪不死于桎梏岂枘方而凿圆兮■〈真真〉裘葛于寒燠慨陇廉之褊心兮于孟姬而忌歎元城去兮濒危志完羈兮瘴毒蠖屈后兮或伸阳剥极兮当复荪何为兮无子方之生还遽长沙之赋鵬虽黔娄之有妻兮苦崎岖于川陆幸赵朔之存孤兮来或补荪之不足于乎噫嘻或谓荪为有罪兮余不汝非或谓荪为有道兮余不汝知余哀荪兮惟命与时荪生时兮数之奇荪受命兮元气亏惟时命之两违兮贤哲其能以有为东野之穷兮敦夫之夭兮余于时命复何疑

祭文 陈献章

嗟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节而畏其折轰轰烈烈昔在翰林默语浅深孰识其心顷来南海穷而不悔乃见其介业以时兴行以志成君子之贞贞德之干无受天损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无知哀此孤死不避险生必就检是曰无忝北风萧萧云旗摇摇蜀道之辽觴酒豆肉尽此一哭魂返无速乌虀哀哉尚飨

刘大夏

公之清才未克一施公之雅操又孰与知官方遠谪寿竟以亏呜呼莫致而至莫为而为惟俯仰其无忤虽悔天亦何悲客亭一酬庶表吾私尚飨

吴廷举

仆友于公蓋今五年念相逢之未稔即承惠乎嘉言既睽违之太剧复承贈乎新篇每嗟盍簪之日遠重仆作宰而地偏曾計分袂之几時公忽論事而南遷蓋常以是為天將玉仆遂以得朋之益終此納交之緣而公之來也亦非偶然順城何在大海之邊石城西去官舫經焉仆又藉此得以挽公衣于萬斛風濤之險按公論于花封床榻之懸或朝談而暮誦或面布而書傳上而天道之精微極而聖神之功效若仆之愚固已懵懵俛俛無有于方寸大而綱常之理致切而進修之科條以公之銳方且孜孜汲汲不廢于窮研至若功利苟且之私死生趨避之計以仆窺公則已忘情于斯世而富貴貪饕之念毀譽簸弄之術荷公語仆亦且絕意于機權又若扰扰胶膠公嘗責仆以不學則老年而荒落而月違日至仆亦让公毋画于略知道體之渾全契誼金蘭此郎官此吏目情懷風月何瘴雨何蠻烟時尤戲舉神龍之可啖約驅羸馬以求前惜哉和氣之不充竟使夫君而未仙嗚呼公之大節忠謀炳烺流布誠有以知其身雖死而名不死若仆之千瘡百病纏綿膠固則孰為之破其積而糾其愆抑蒼生之望于時者將如飢之食渴之飲大旱之云霓又將孰可使之為稷播穀為禹浚川為說布霖遍滿乎八埏也耶同志之好斯人之愿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尚飡

張吉

嗚呼先生為人可謂無負于天天之所以禍先生者何其慘耶褫其官而奪其壽孤其子而寡其妻將不欲使斯人復為善耶抑所以報之者日久事定而后見耶將毀命物之道而聽其自相傾軋耶抑予奪之柄潛福默奪而不得以自專耶若此者非余之愚所能明也先生之沒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楊廉塗旦

嗚呼汝愚縱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步瀛洲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于君而不暇顧其親嗚呼寔子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于朝廷匪子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讞至猶疑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于嶺外者竟一夜而自斃甯東坡于儋耳者卒不能不使之反輪既而詢得其實始哭于寢門而涕淚為之沾巾嗚呼傷哉痛子妙齡

金祺

天之生人竒其才不竒其氣是所以全其人也竒其才又竒其氣則才助其氣氣役其才是造物者之不能全乎人也君才之高氣之壯可謂兩竒者矣溢之以博洽之學則所以相助而相役者又有其具矣君將使世之人置君于何所邪是君自為之欤抑造物者為之欤皆非我所知也君雖死有不死者存而吾儕為天下惜才者于君悲如何其可已也奠以酒而告以文不識君之聞不聞也嗚呼哀哉尚飡

羅子房

嗚呼鄒公身之摧也大志莫酬命之促也大業中休理之變也公亦何尤有人當道兮范

氏之流归途跋涉兮行将无忧哀哉尚飨

陶鲁

公性不凡禀气益清宏才硕学早饮香名发身鸛荐鹏化南溟归翰苑紧欲售其平生之所学顾直道竟弗合乎口舌之纷争朝发金门暮处荒城天涯妻子万里零丁自谓引君务于当道岂是招忧由于言轻呜呼汝子孰为之縋呜呼汝枢孰扶之行天其有明保此孤■〈惇，女代卜〉薄赙遽将聊致予情哀哉尚飨

寄吳献臣 陶鲁

近得合州守宋君琢所寄汝愚遗文连日读之不释手因叹年兄与汝愚经纪其后事可谓至矣而又为刻其文汝愚何以得此于年兄哉年兄之风义如此无愧古人矣敬服敬服汝愚文章风格则杨廷秀胡邦衡议论则程叔子朱元晦序者以柳子厚为言人品机轴絕不相粘汝愚以劾时宰得贬子厚以附幸臣得贬贬虽同而所以得贬则不同序者乃欲强而同之可谓拟人不以其伦矣年兄可另作一叙不然移书张克修为之此汝愚海内知己也

立斋遗文附錄